

⑦記傳烈先命革

民覺林

著陽高

青少年最佳課外讀物



行印社版出蘭金

⑦ 革命先烈傳記

林覺民

高陽 著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林覺民

高陽著

出版者：金蘭出版社

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一〇三一四九八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八九一號

發行人：許素蘭

策劃：張耀先

監印人：莊餘禮

總校閱：高祖榮

校正者：黃祖榮

顧問：張建新

總經理：金麟書報社

地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一六一巷四號
電話：七〇六〇五三八・九八一四一四三

定價：新台幣玖拾元正
美金叁元正

印刷者：源興彩色平版有限公司

電話：五四三一〇六〇・五四二八三七〇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出版

序

值茲先總統 蔣公逝世十週年紀念之日，緬懷距今二十二年前，民國五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，蔣公頒發：「告全國青年書」，曾經語重心長，大聲疾呼的始示我們：

「——特別是要效法『光復漢族』『澄清神州』的秋瑾、徐錫麟；效法『助天下之人，愛其所愛』的林覺民、鄒容；「祛除革命之障礙』的溫生才、彭家珍；『吾輩不死，國民不生』的饒國樑、喻培倫；『甘受至苦極痛，以求有利於國家』的吳樾、李沛基……。他們都是以國民革命的選鋒爲己任，都成爲我們國民革命同志的典型。其志節，其精神，實足與日星爭光，河嶽並峙。而且亦實現了 國父『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，立國家億萬世不死之根基』的遺教。眞能百

世流芳，萬代景仰。使我中華民族革命的光榮史蹟，後先炳耀，光輝日新！」

先總統 蔣公的當年遺訓，殷殷垂誡，振聵發聵，即使在二十二年後的今日重讀，仍然令人有盪氣迴腸，茅塞頓開之概。置身於國際風雲變幻莫測。舉國同胞，矢志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大時代。秋瑾、徐錫麟、林覺民、鄭容……所有革命先烈的偉大抱負，光榮事蹟。在在都足以讓我們引爲模範，視作典型。無分海內海外，男女老幼，每一位炎黃子孫，倘若要想以我們自己的意志，自己的力量，來掌握我們自己的命運。就必須集中大家的意志與力量，發揚中華民族整體的偉大精神。因此，我們亟需瞭解中華民國前後，革命先烈先進所具有的勇氣與信心，血性和志節。從而激發我們遠大的志向，昂揚的鬥志，使我們在人生旅途上獲得更輝煌的成就。革命先烈先進，不但是

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勛。他們的畢生行誼，尤其是我們後世之人幸有擁有的無上懷寶。生有而幸爲中華民國現代之人，對於他們百世流芳，萬代景仰的崇高偉大人格，轟轟烈烈事蹟，自須深切體認，充份瞭解。基於此一認識，本社方始不惜經兩年餘的籌備，投下爲數巨萬的資金，恭請當代名家鼎力協助，隆重出版這一部人人必須熟讀，家家勢將珍存的：「中華民國革命先烈傳記」：

陸皓東

章君穀著

林覺民

高陽著

史堅如

章君穀著

喻培倫

司馬中原著

鄒容

鐘雷著

溫生才

魏希文著

吳樾

南郭著

彭家珍

章君穀著

徐錫麟

彭歌著

陳其美

章君穀著

秋瑾

張漱菡著

黃興

章君穀著

金蘭文化出版社

於民國七十四年青年節

意與卿卿和晤：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！吾作此書時，尚是世中一人；汝看此書時，吾已成爲陰間一鬼。吾作此書，淚珠和筆墨齊下，不能覺書而欲擲筆，又恐汝不察吾衷，謂吾忍吾汝而死，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，故遂忍悲爲汝書之。

吾至愛汝！即此愛汝一念，使吾勇於就死也。吾自遇汝以來，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。然遍地腥雲，滿街狼犬，稱心快意，幾家能覓？司馬青衫，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。語云：仁者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；吾先吾愛汝之心，助天下人愛其所愛，所以敢先汝而死，不顧汝也。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，亦以天下人爲念，當亦憐恤我身與汝身之福利，爲天下人謀永福也。汝其勿悲。汝憶否？四五年前某夕，吾嘗語曰：「與使吾先死也，無寧汝先吾而死。」汝初聞言而起，復嗤吾絕解，雖不謂吾言爲是，而亦無辭相答。吾之意蓋謂以汝之弱，必不能禁失吾之悲，吾先死留苦與汝，吾心不忍，故寧請汝先死，吾體悲也。嗟夫！誰知吾卒先汝而死乎？

吾真真不能忘汝也！迴憶后街之屋，入門穿廊，過前後廳及三四折有小廳，廳旁一室爲吾與汝雙栖之所。初婚三四個月，適冬之望日前後，窗外疏梅篩月影，依稀掩映。

吾與汝並肩攜手，低低切切，何事不語？何情不訴？及令思之，空餘淚痕。又迴憶六七年來，吾之過家復歸也，汝泣告我：「望令後有遠行必以告我，妾願隨君行。」吾亦既許汝矣，前于餘日回家，即就乘便以此行之事語汝。汝及與汝相對，又不能勝口，且以汝之有身也，更恐不勝悲，故惟日日吟酒買醉。嗟夫，當時余心之悲，蓋不能以寸管形容之。

[illegible]

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，第以今日事勢觀之，天豈可以死，盜賊可以死，瓜分之日可以死，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，吾輩處今日之中國，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。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，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，吾能之乎？抑汝能之乎？即可不死，而離散不相見，徒使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，試問古來幾曾見破鏡能圓？則較死爲苦也，將奈之何？今日吾與汝幸雙健，天下人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死而死者，不可數計，雖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？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而不顧汝也。吾今死而無餘憾，國事成不成，自有同志在。○依斯已五歲，轉眼成人，汝其善撫之，使之肖我。○汝腹中之物，吾疑其女也，女必像汝，吾心甚慰。○或又是男，則亦教其以父志爲志，則我死後尚有二意洞在也，甚幸甚幸！

吾家後日當甚富，貧無所苦，清靜過日而已。

吾今與汝無言矣！吾居九泉之下，遙聞汝哭聲，當哭相和也！吾平日不信有鬼，今則又望其真有。令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通，吾亦望其言是實，則吾之死，吾靈尚依傍汝也，汝不必以無侶悲。

吾平生未嘗以吾所志語汝，是吾不是處，然語之，又恐汝日日爲吾擔憂，吾犧牲百死而不辭，而使汝擔憂，的的非吾所愿，吾愛汝至所以爲汝體恤恐未盡。汝幸而偶我，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！吾幸而得汝，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！卒不忍獨善其身。嗟夫！紙短情長，所未盡者尚有萬千，汝可以舉筆得之。吾今不能見汝矣，汝不能舍吾，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？一慟！辛亥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書。

家中諸母皆通文，有不解處，望請其指教，當盡吾意爲幸。

○我歎深哀，全而能不孝忠以，書別訣之親父致烈先

不孝也 愛民印香
父親大人 光死矣
惟系 大人 吃苦弟
妹 扶衣衣耳
比 古者 福子惠
之 王國 內 蛇 也
大 兄 色 如 一

革命先烈傳記①

林覺民

嫩籜香苞初出林，積骸成莽陣雲深。十年泉下無人問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
可憐才調最縱橫，欲舉黃旗事未成。海闊天翻迷處所，望中頻遣客心驚。
捨生求道有前蹤，鳥覆危巢豈待風？自是當時天帝醉，楚歌重疊怨蘭叢。
風飄大樹撼熊羆，羊祜袁丹盡有碑。左右遠山窮遠目，淚痕猶墜六朝鬼。
早晚星關雪涕收，不知消得幾多愁？傳之七十有二代，埋骨成灰恨未休。
巫陽不下問銜怨，爲拂蒼苔檢淚痕；賒取松醪一斗酒，紫蘭香徑與招魂。

——吳江陳去病集李義山句弔黃花崗七十二烈士。

歲寒的綠梅還沒有完全凋謝，爭春的櫻花已初見蓓蕾，在薄暮的層陰中，那枝頭上的數點輕紅，不容易惹人注目。然而，不管怎樣，那總是春的消息。

「冬天來了，春天還會遠嗎？」作為慶應大學文科三年級學生的林覺民，默誦着雪萊的名句在沉思，「現在，春天到底來了，可就算是春天來了，又怎樣呢？」一縷莫可言說的抑鬱，倏然從心底升起；徘徊在上野公園櫻樹下的他，有滿眶熱淚要灑遍神洲。

放眼看去，梳着高髻，穿着彩色和服的女郎，揹着書包的茁壯的學童，寬袖絲絲，雍容慢步的老者，每一個人臉上，都閃現着今日的滿足和明日的希望——正當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，充滿了新生的氣象

；而在——。

而在他自己的國土上呢？祇是一片愁雲慘霧。連魚米之鄉的江浙一帶，都連續發生了貧民搶米的風潮，可見得老百姓的日子真是過不下去了。「革命」！他在心中喊道：「祇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暴虐昏庸的滿清皇朝，一切的一切，才會有辦法！」

可是他回想到去年的一年的革命工作，不免有些微洩氣的感覺。去年——宣統二年——這一年，對於一個革命志士來說，實在是非常黯淡的一年。首先是正月初三廣州新軍起義失敗，倪映典中彈墜馬，慘遭擒殺；然後是汪精衛、黃復生、喻培倫謀刺攝政王載灃，功敗垂成。自此以後，並無轟轟烈烈的動作；同志們意氣消沉，這一現象尤其危險。

春天來了，而林覺民感到他的心中仍是陰霾不開的寒冬。

「意洞！」忽然有人叫着他的別號說：「你還不快回去！」

這人叫陳與粦、別號癡心，是林覺民的同鄉好朋友，而且住在一起。不過陳與粦不在慶應，在早稻田唸法律；學費是他的舅父薩鎮冰所供給的——當然，跟攝政王載灃的弟弟載洵一起籌辦海軍的薩提督，並不知道他所鍾愛的這個外甥也是「亂黨」。

「有甚麼事嗎？」林覺民的心情不好，懶懶地問說。

「時爽大哥特爲叫我出來找你，有要緊事跟你商議。」

「好吧，走！回『田野』去。」

「田野」是同盟會第十四支部所在地的代名。光緒三十一年，中山先生在東京成立同盟會，當時全國十八行省，除了甘肅以外，都有革命志士在日本，以省籍來分，每省設一支部；第十四支部完全是福建的同志，由雄才大略的林文負責主持。